

立冬，母亲的收藏

□ 韩星星

万物有灵且美。当粮归仓草归垛人归家，秋忙就结束了。冬天也悄然而至了。

忙秋闲冬，母亲却更忙了。她搬出针线筐，开始缝做过冬的衣物。立冬后，白天短，“不出活”，母亲就晚上加班，把黑夜般长的线缝进针眼里。针钝了，就在头发里磨磨。有时困了，一磕头，针就扎进手指。母亲一激灵，揉揉眼，吸吸手指，又埋头做下去……

套被子，织线衣，缝棉衣，纳鞋底，上棉鞋……母亲一刻也不闲着。一团毛线在织针上流尽，一天就结束了；一轴棉线在针脚里走遍，一夜就结束了。我从没想过，一双鞋、一件衣，在我们还没穿上之前，就已在母亲手心走过多个日夜。

母亲手巧、和善，左邻右舍都喜欢找她帮忙。她也不嫌烦，放下自己的活，帮她们剪裁缝补。一天到晚，家里都很热闹。我趴在一边写作业，常常遭到“戏弄”。她们一见我，就要给我

介绍“媳妇”。母亲也应和着笑。我羞得趴进课本里，作业写得乱七八糟。

天说冷就冷了，让人猝不及防。母亲却未卜先知，变戏法般拿出棉衣、棉鞋。我这才发现，衣柜里挤满过冬的衣物。它们安静地坐着，让我想起那些夜晚，母亲贴着灯，把微弱的光和暖缝在一针一线里。穿上新衣，暖烘烘的，能清晰感受到母亲手心的温暖。

那些寒冷、清贫的日子，因为母亲，一家人总是穿得干净、暖和、舒适。年复一年，母亲缝缝补补。那些衣服，大姐穿后二姐穿，二姐穿后我穿。当我们都不能穿时，就长大了，母亲也老了。她依然舍不得扔掉它们，仔细地把它们收起来，说要给我们将来的孩子穿。

姐姐们相继成家，离开。我也远走他乡，求学，工作。家里只剩下父母，以及一柜子的旧衣服。它们像蝉蜕，沉淀着斑驳的旧时光。母亲再不需要为我们做衣鞋了，她和父亲的衣

物，也是我和姐姐给买的。只是，立冬后，她仍闲不下来。

母亲忙着晒我们穿过的衣物。那些“老古董”，没有孩子愿意穿了，她仍然固执地保留着。从小到大，母亲将衣物一件件排开，每一件都是那样熟悉，随时都能唤起她掌心里的记忆。在她眼里，它们不只是我们穿过的衣物，也是蛻在时光里的皮。她精心收藏着，试图拼出我们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

每个子女都是游子，盼不来，归不去。唐代诗人孟郊在《游子吟》里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或许吧，游子是母亲的风筝，他们的身上衣，就是母亲捻在心头的线。

母亲老了，记性大不如前。每年立冬，她仍不忘晾晒我们遗弃的衣物，恍如在等我们回去，穿。书上说：“冬，终也，万物收藏也！”母亲不懂这些，但她知道，那些破旧的衣物和温暖的光阴，就是她最珍贵的收藏。

南乡子·塞上雪初飘

□ 孙忠华

塞上雪初飘。
轻舞飞扬下九霄。
天地绝尘千点素，
迢迢。
谁踏琼花过小桥？

墙外路人遥。
室内红炉火未消。
且趁微醺填曲赋，
挥毫。
燃尽檀香又一宵。

一剪梅·冬望

□ 马春国

暮雪霏霏掩画栏，
乱若风絮，
迷若苍烟。
似嗔梅蕊影迟迟，
阶下徘徊，
翘首危檐。

几度焚香欲问禅，
琼妃频唤，
惑起眉间。
推门未料入清怀，
晓了霜威，
白了巾纶。

七律·早冬

□ 周超

萧瑟寒山拥树影，
婆婆小径褪芳华。
徒留诗兴难提笔，
独塑心城自浣沙。
驻雪应吟塞上曲，
翌年可盼雨中花。
若知冷暖高瞻处，
只等春风入万家。

立冬，采朵芦花（外一首）

□ 张绍国

寒暑轮回，今又立冬
凌冽的寒风如刀似剑
黄叶纷扬枯草倒伏
大地一片萧瑟
生命再临季节的严考——
追梦的路上
我拿什么取暖
谁为我指点心灵的迷津

唯有回望来路清晰可见
故乡的一草一木
都在昭示生命的顽强执着
特别是沿途的芦荡
在寒风中沙沙喧响
每一根芦苇，都像

踏着舞曲倔强地舞蹈
洁白的芦花迎风招展
则像采苇花的母亲
满头白发从容地飘扬
给人温暖，令人镇定

于是，采一朵芦花上路
我已不再畏惧和迷茫

禾茬

有些庄稼收获时
并不是连根拔起
而是留有浅浅禾茬
有些禾茬地如不翻耕

禾茬就会发芽拔节
甚至结出果实

这样的禾茬多为秋茬
为了歇田与抢春播种
禾茬地就短暂闲置

这正随了禾茬的心愿
禾芽痴长，为农人
和牛羊再添柴薪和饲草

赤脚走在禾茬地
禾茬常常扎痛脚板
不禁想，这些禾茬像谁

雀舞冬枝

李昊天 摄

